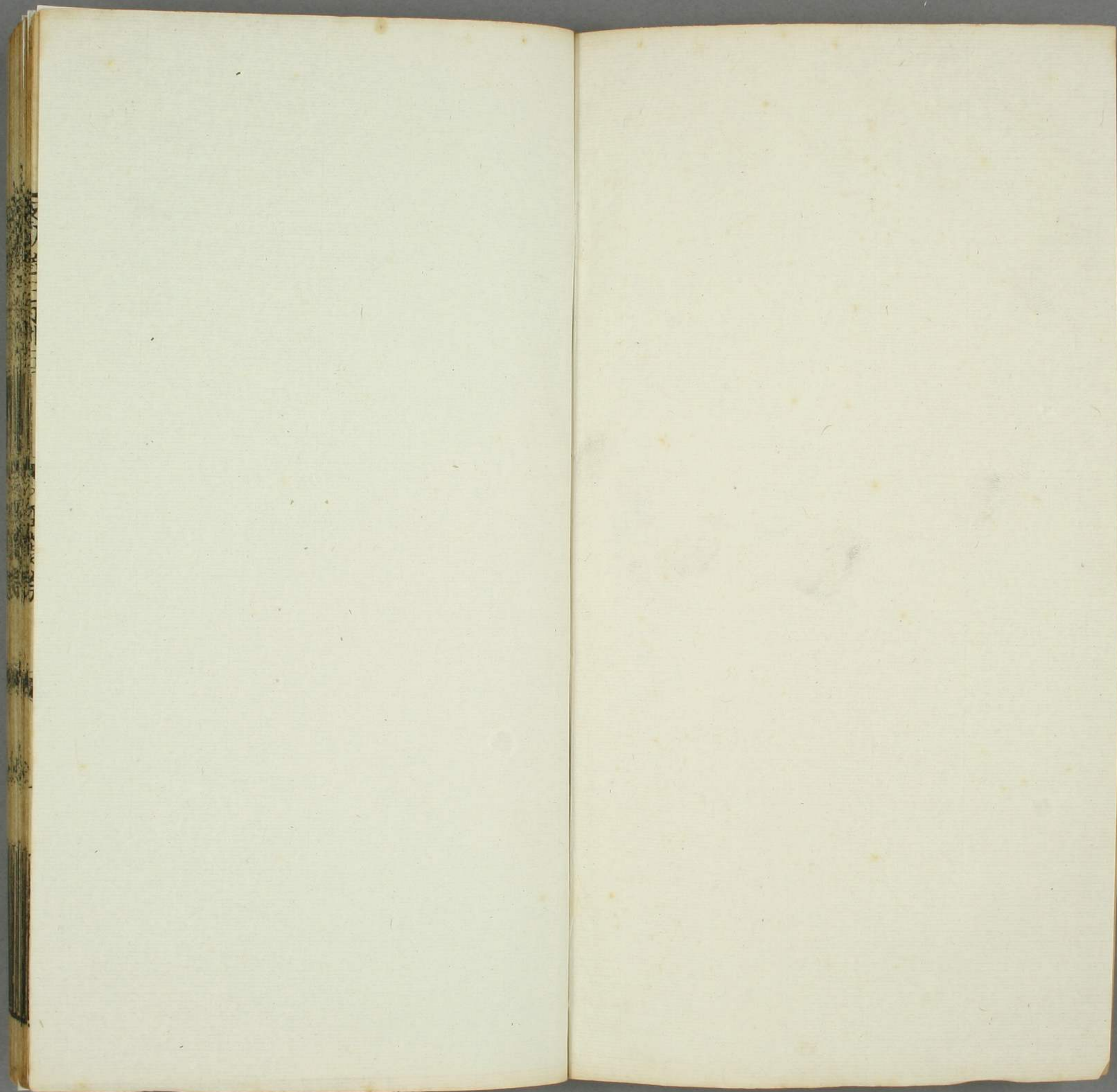




伊予
 1046
 64

卷二百三十五之二百三十八
 經籍





特
74
1046
64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

鄱陽馬端臨支義所貴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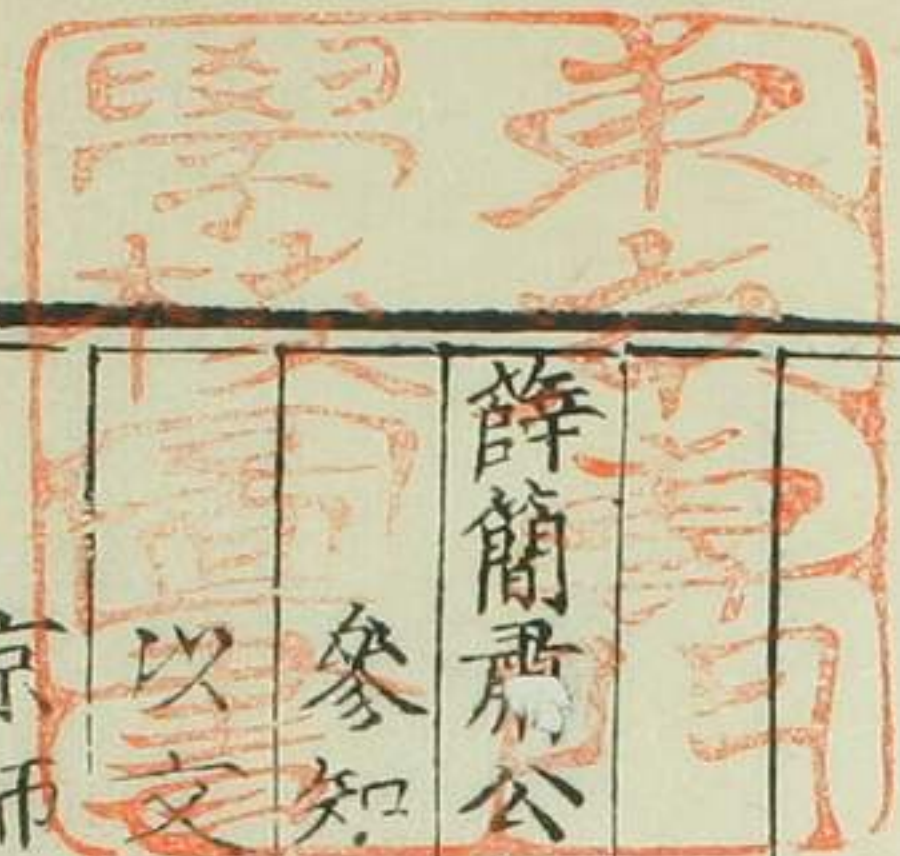
經籍考

薛簡肅公文集四十卷

參知政事薛奎宿藝撰歐陽公序略曰公絳州正平人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公之事業顯矣其為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如其為人云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晁氏曰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為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

利
234
64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

經籍考

所不通為文章元敏瞻好摹倣古語句變在西掖特嘗食頃
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
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公是劉氏文集後序曰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曾中之蘊
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為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
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竒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
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憤墨屈原之論其道未必皆是
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實誠明之
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貴偽雖至于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
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
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貴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
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

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子
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
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褻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
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窳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石林葉氏曰慶曆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
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
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事之類
原父即為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
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譎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
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原父次其集藏之不
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譎慢侮公卿與荆

公素厚坐是相夫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此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穿自得於心不肯下荆公荆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脫簡皆從原父

劉公非集六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劉放貢父撰號公非先生敞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第二仕早貴而不永年才五十歿至州縣二十一年晚乃遊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敞子奉世仲馮亦有名官

至執政世稱三劉

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士於摹倣學公羊儀禮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晁氏曰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子妻之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于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李泰伯退居類藁十二卷

續藁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陳氏曰大學說書南城李觀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類藁慶曆所

錄續藁皇祐所錄後集則門人傳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常語
專辨之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
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
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
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老蘇父子自史中戰
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較帖不為所
喜

少微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齊澣之後天聖八年
進士兩應制科皆為首選以切直報罷居鑑湖東北去城五
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顧臨為之序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陳氏曰叅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材異等再
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累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
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所不能及壽八十五薨於元祐
中於當時最為著德然頗不為司馬公所喜

東坡蘇氏文集序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
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新鴻豫書慨然
有烈大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
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
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
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
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

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
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頑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
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
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
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
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裁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
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
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
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
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
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
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
公者

胡文恭公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晉陵之胡自文
恭始大其猶子宗愈仍執政子孫為侍從九卿者以十數紹
興世將承公亦其後至今為名族

蔡君謨集十七卷

晁氏曰蔡襄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曆四諫官選
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常知福泉杭三州文章清道
粹美工書為宋朝第一

陳氏曰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齡為序余嘗宦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號玉堂紅者正在其處矮屋欲壓頭猶是當時舊物歐公所撰墓志石立堂下貞蹟及諸公書帖多有存者京卞同郡晚出欲自附於名閥自稱為族弟本傳云爾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二佃終身恨之

鄭毅天郎溪集五十卷

晁氏曰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為詩賦有聲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入翰林學士王安石不悅之乘宰相在善除獬知杭州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道少相善並嗜酒落龜無檢操人目之為滕屠鄭沽云

陳氏曰皇祐五年進士首選坐知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

為主安石所惡而出廷試園丘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立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曾子固南豐類藁五十卷

晁氏曰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卒子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瓌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貌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贍裕雅重自成一家歐公門下士多為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為得其傳猶學淳屠者所謂嫡嗣云

陳氏曰王震為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為神道碑

稱類藁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為譜
時類藁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為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
傳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
濼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為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
又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

朱子語錄曰南豐文字確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
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
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 奏議十二卷 西掖集十二卷
內則五十卷 外制三十卷

晁氏曰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登進士第元祐中為中書

舍人元符末再入西掖遂為翰林學士前後歷陳頴宋泰海
和金陵貞定九郡帥守坐兄子宣貶亦以散官汀州安置崇
寧末移台州居京口而終封曲阜侯

陳氏曰肇元祐中為西掖元符中再入故別名庚辰好制集
肇制誥溫潤典雅其草見初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為得命
次相之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詢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
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
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
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其謀權利幾變之言也
陳氏曰詢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

有雷簡夫者為雄州以書薦之張歐又韓魏公尤力張之知詢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文亦慷慨偉麗可喜

南豐曾氏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至千言其指事折理引物託論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朱子語錄曰老蘇文雄渾其父子為文自史中戰國策得之皆自小處起議論

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內制十卷

外制三卷

和陶集四卷

應詔集十卷

晁氏曰蘇軾子瞻詢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序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乃實之第二等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實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温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訛謗

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于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校論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為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為東坡云

陳氏曰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明快但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大抵已前文字却平正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自趨於巧坡文雄傑有餘只下字亦不帖實處東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檢點東坡善議論有氣節其文字晚年不衰蓋是夾雜此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蘇子由藥城集 前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四卷 第三集十卷 應詔集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詢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二十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宣仁臨朝相溫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為翰林學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責置雷州後北還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陳氏曰藥城貴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藥城元魏時屬趙郡

文獻卷一百十五
九
故云晚居穎濱自號穎濱遺老故集或名

東坡蘇氏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
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
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
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

平園周氏曰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
門詩退取藥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郊居無事
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
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
覺也

三蘇年表三卷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陳氏曰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叙述甚詳

陳氏曰坡之曾孫給事嶠季貞刊家集于建安大畧與杭本
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
集兼載誌林雜說之類亦雜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
偽勦入者有張某為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
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三年進士累除制
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

六謚文公其壻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造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竒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

陳氏曰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以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之明也

東坡蘇氏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有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王魏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厚之順伯其曾孫也

王校理集六十卷

陳氏曰祕閣校理王安國平父撰安國雖親安石弟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為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會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南豐曾氏序畧曰平甫自少已桀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

文獻卷二百廿五
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元詳其文閱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其文之可貴人莫得其揜也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廣陵集二十卷

陳氏曰揚州布衣王令逢原撰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之年二十八而卒其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說所謂吳傳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為之傳吳氏之墓其姪王雲銘之奉使死礪川者也

右林葉氏曰王逢原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漢後乃有斯人耶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早死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

後村劉氏曰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晚年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嶮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伏後生者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候官人舉進士中第為亳州衛貢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

南豐曾氏文集序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

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心教豈小補之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西楚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

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卒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為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予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為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巖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傳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
難愛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
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小
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
言也

王子直文集

王向子直深父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
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竒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
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
列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
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
之指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文章
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文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早世
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
直之兄深甫所以深恨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
無不香者然子直時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可謂
有意於文章也

王容季文集

王罔容季子直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
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
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
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

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生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

又為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術藝亦不矜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陳二家

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予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華陽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王珪馬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為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冊以其好為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為三旨元豐未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讒賊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六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晁以道得而藏之中更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六

經籍考

七

禁銅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板上之今
光州有集本

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

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
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
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
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
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有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
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
出於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
附之通為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
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稟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

語豈亦非全書耶

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晁氏曰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
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
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風
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文與可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篆畫
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
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者惟
子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

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
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君堂記篔簹谷記皆為同作司馬
溫公稱其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可知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
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不花之句予嘗恨不見
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
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官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
彩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峯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
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開弄
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
龍鬻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間
或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
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
欲遣他入極目胡塵蒲傷心漢月圓一生理沒恨長入四條
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元章簡玉堂集二十卷

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相吳越本姓危
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曰仔倡兵敗自臨川奔杭州易
姓元至今建昌撫州邵武多危姓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
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晁氏曰絳鑠聽中進士第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立朝無特
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工文辭為流
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

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開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公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宗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為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為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鹽屋人少善為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平中為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減王陶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為有屈宋風族姪之武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交屈宋於千載上(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東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為詩與楚辭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頃以諸生子見鮮于諫議子駿教之為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為酌無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為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

汪玉山序曰應辰頃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哀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刻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闕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缺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缺板庶廣其傳焉應辰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少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缺又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闕筆而嘆也

楊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為三司使暴其所薦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為山號無為子為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澁歐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廡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輝既見出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為猥褻之詞今觀楊榮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

文獻卷之二十一
正獻公集

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厚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為此儉薄之事哉

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時紹興初詔旨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綱作

李誠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負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

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為鎮

張文叔集四十卷

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曾南豐序略曰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雖以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過之蓋未嘗為余出其文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

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管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為一卷餘皆附錄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管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弁太極圖為一卷遺事行狀附焉

明道集四卷 遺文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珣顥之歿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珣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紹聖中掌誥涪陵頤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

陳氏曰集凡九卷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陳氏曰二程共為一集建寧所刻本

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厚之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詔授橫渠東既歸卒

孫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孫洙字臣源廣陵人歐陽永叔舉洙賢良上策論五十篇極論時事元豐中直學士院奉詔作靈津廟碑上稱洙學術行誼且大用之暴得風綏而卒或云上欲復大理獄洙對合昔由是驟進

錢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從胡璣學紹聖末知制誥

王直講集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魯

輩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為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為之誌墓曾肇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

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穎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

無為集十五卷 別集十卷

陳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為釋老而釋又十之九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塗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教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

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景仁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弟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躡少愚守臨江哀輯刊行而周益公必大為之序序畧曰遺文雖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為有德之言非雕篆之習也昔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行如何哉

西溪集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邁文通撰初以郊社齋即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宦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

是為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強敏為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閒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

長興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為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主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遼志其伯父掘之墓可致括坐求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叙甚詳云山谷黃氏曰沈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貴篤學之士也

雲集十卷

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徽達撰遺親弟也以兄任為京官坐法流貶事見揮塵錄自來徙池蔡室齊山號雲集竟不復起以上三集刊于括倉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險詖而頌器局闊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為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誓朝其後免於遷謫蓋上以為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薨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却醫并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呂晉伯輞川集五卷

奏議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

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為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
學士三帥秦鳳晉伯博極群書為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
皆親為文

呂汲公文錄二十卷 文錄撥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防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中進士第哲
宗即位召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紹
聖初貴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大防既拜相
常分其俸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其在翰林書命典麗議
者謂在元絳之上云

呂和叔誠德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
終于宣義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瞻學博文無所不
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呂與叔王溪集二十五卷 玉溪別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歷太
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
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
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日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
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七卷

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傳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

明樓郁為吏健敏頗為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

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甲科小臣齎上言人所不敢言上為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怒而已既而竟墮深譴良田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厚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惠卿而疎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矣

范忠宣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俊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為第一登嘉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為集序述其出處大槩

范子功集五十卷

晁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

張浮休畫曼集一百卷 奏議十卷

晁氏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馮公薦為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後羈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年為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

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美叟蓋襲之

陳氏曰舜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為諫大夫居職七日所
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
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
不知其罪以為譏謗坐貶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
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微時只胡亂寫去
又曰四大語佳莫如范淳夫

灌園集三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
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袞齊昔將成而死
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

伐檀集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為序廷堅其子也世所
謂山隴水涯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庭堅詩律蓋有自來
也庶慶曆二年進士

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 外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
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世久無此作矣因以
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
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
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戒

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嘲謔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快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畧曰瑰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瀟院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賈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公登罷散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傳以儷花閨果為工號稱崑崙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頌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二人而已

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如承天塔記黃給事行狀毀壁蓋其顯顯者也諸孫留子耕集而傳之

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

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超超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也公諱某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王安國名重天下慎許可一見大奇之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子瞻以文章名一時稱其博辨俊偉於文無所不能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監信州酒後知泗州終于官大觀四年也張耒嘗言無咎於文章蓋天性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為文即能追考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柳而還蓋不足道也

山谷黃氏曰晁補之文章有漢唐間風味可以名世往未識晁無咎時見其作安南罪言天辨縱橫跋扈曲奧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字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能相見耳

石林葉氏集序公少警悟絕人讀太史公書而善之以為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無不咀其華而摘其實故公之文緩急豐約隱顯乘除粹不可以捕誥如終南太華峻技連絡虎豹龍蛇騰攫變化至於優柔宏衍踈宕遠遠則朱絃疏越停雲淵泉可

聽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挹也蓋常自謂喜左丘明擅弓彘
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為兼得數
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
以後世謂之晁張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興



經籍考

集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

晁氏曰張朱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穎
兖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
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
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其
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復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
效之云

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

谷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為之而不見其為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歛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

秦少游淮海集三十卷

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隸橫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薦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澁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玉山江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坡云但如公上呂申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為奇也呂文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為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接引應對荃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秤上

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某曰人人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
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
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
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為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
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
二篇至今不忘也

陳無已后山集二十卷

晁氏曰陳師道無已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
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
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祕書為正字以卒為
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石林葉氏曰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
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
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
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
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
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
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不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
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做許多碎句子是
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已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
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為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
多少自然雄渾

復齋謾錄曰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負陳君有道舉化行鄉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紆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韙刊於臨川云未見魏全仍其舊十四卷為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號也

濟南集二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華山李薦方叔撰又號月巖集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為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賦詩有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

李文叔集四十五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壘有議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勲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嘗薦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魯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喧成小疾亦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幼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叔筆勢峻與淇水相頡頏

畢公叔西臺集五十卷

晁氏曰畢仲游字公叔蚤登進士第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蘇子瞻以公叔為第一除集賢校理又表自代云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自臺郎為憲漕綽有能聲後入黨籍終于西京留臺集陳叔易為之序

何博士蒲論四卷

陳氏曰武學博士浦城何去非正通撰去非以累舉對策稱

肯授左班殿直教授武學後以東坡薦換承奉郎司農寺理
通判廬州有文集二十卷未見

廖明略竹林集三卷

晁氏曰廖正一字明略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
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
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
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
來謝也紹聖間明略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
歿自號竹林居士

石林葉氏集序略曰明略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曄之
秀正溫繹擘嘗自叙其書以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
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實吾於擘伯仲之間
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
其言是時余見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略自為
舉子時即不公龔揚臺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
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
懇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
而作者至於出入經傳驅駕前言左攝右攝比次回曲他人
咀嚼裡裡終不能安者明略繩約隱括姑以利刀摧朽木尺
箠呵群羊無不如意故其典奧簡潔音節適峻精新煥發使
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困不得盡用所長始元祐初
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
公間無所與盈欲自成一家人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邢敦夫呻吟集一卷

晁氏曰邢居實字敦夫和叔之子也年十四賦明君引蘇子瞻見而稱之由是知名未幾和叔貶隨州敦夫侍行病羸嘔血一日有鈴下者卒驕慢應對不遜敦夫怒而擊之無何卒死和叔怒以敦夫屬吏以故疾日侵而夭故黃魯直為之挽去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隱之也集後有子瞻魯直無咎諸公跋

陳氏曰幼有俊才名聲籍甚一時前輩皆憂之年十九而卒宣仁之誣謗怒為之也居實未死或能當不義而卒萬一有補於世道是以諸賢尤痛惜焉晁以道追為其墓表尤反復致意

山谷黃氏序陽夏謝師復景回年二十文章不類少年書生語言嘗存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賢婦今觀邢敦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秀而不實念之令人心折

東坡蘇氏跋敦夫自為童子所與交者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以文稱而已哉百不一見遂與草木俱腐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期而哀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云天將壽我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藉手以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

王季立文集

王適子立撰穎濱蘇子由之壻也穎濱序略曰適從子為學長於詩騷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未嘗一日不相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詠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益久蓋其

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余親戚亦朋友也

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趙郡李之儀端叔撰嘗從東坡辟中山幕府後代范忠宣作遺表為世傳誦然坐是得罪編置當塗遂君焉其弟之純官至尚書

大名集四十卷

陳氏曰簽書樞密魏郡王巖叟彥霖撰韓魏公客也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陳氏曰主客郎中錢塘韋驥子駿撰皇祐五年進士元祐中以近臣薦為監司數路知明州以左朝議大夫致仕崇寧中乃卒少以詞賦有聲場屋主荆公喜其借箸賦頌稱道之陳

師錫誌墓

強祠部集四十卷

陳氏曰三司戶部判官餘杭強至幾聖撰亦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曾南豐作集序稱其文備古今體燕人所長云

南豐曾氏序略曰幾聖工為詩語出驚人最為韓魏公所知魏公喜為詩每合屬賢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其得之晚也其任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問侯及為書記四方之所好幾聖為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書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

如此

唐子西集十卷

晁氏曰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於張天覺天覺為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常宣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

陳氏曰張商英拜相子西作內前行坐貶惠州歸蜀而卒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

鴈湖李氏曰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為小東坡

劉夷叔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方從事雖少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

後村劉氏曰子西諸文皆萬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

馬子才集八卷

陳氏曰鎮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四人

研軒程氏曰子才文波瀾雄壯英毅有奇氣不可繫維且徐節孝蘇文忠許可最厚淵源有所自矣或疑其過於豪放故宦業不甚顯以沒是未免以成敗論也方新學盛行士皆以穿鑿怪誕相高子才自上庠奉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至論外患則畧西南而獨斥北方淵然有為國經久意不弱特好卓卓如此既沒之後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毀無遺

而子才亦在指揮中故世罕傳傳復訛舛近得其族黨所儲善本參以板行者精加正是釐為十一卷凡為策二策題四時論三史論二十二古詩四十六律詩五十絕句八十四記十一序八書四塔七文疏八雜著四誌銘十三又為年譜列於墓碣之次以詳其出處大率得之傳聞雖未保其無謬其於尊慕師匠則深有意焉既成有示以舊刊進策十六卷似非本真故不敢附著云

先公曰子才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群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又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綵之腴而餽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嗚呼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天之初乎子才從節孝

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惟直雖似節孝今取徐集中所贈三詩係家集後并書其說云

斜川集十卷

陳氏曰通直郎蘇過叔黨撰世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終於通判中山府晁以道誌墓稱其純孝給事中嶠其孫也

九峰集四十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眉山蘇元老在廷撰東坡從孫也坡在海上海嘗有書往來其罷奉常歸穎昌正坐元祐邪等未幾遂卒年四十七

清真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錢塘周邦彥美成撰元豐七年進汴都賦自諸生為太學正邦彥博文多能尤長於長短句自度曲

其提舉大晟府不由光既盛行於世而他文未傳嘉泰中四明樓鑰始為之序而太守陳杞刊之蓋其子孫家居四明故也汴都賦已載文鑑世傳賦初奏御詔李清臣讀之多古文奇字清臣誦之如素所習熟者乃以偏傍取之爾鑰為音釋附之卷尾

清貢雜著三卷

陳氏曰邦彥嘗為漂水令故邑有詞集其後有好事者取其

寶晉集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員外郎襄陽米帝元章撰其母閻氏與宣仁在藩時有舊故以后恩補試銜入仕其上世皆武官蓋國初勳臣米信之後也視芾為五世孫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跡

故號寶晉齋

玉池集十二卷

陳氏曰考功郎湘陰鄧忠臣慎思撰熙寧三年進士坐元符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議范忠宣謚過實又坐罰銅宗觀間卒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又原廟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為館職今皆軼弗傳所存一二而已玉池其所居以峯名

樂靜集三十卷

陳氏曰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季成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邠漢老為書其後

雲龍李氏曰存略曰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登道黃張晁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驚無

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
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惟伯父性
誠乎忠厚故其為文橫驚別驅曲折演迤而一貫于理有萬
折必東之勢志樂于靖退故其為文萃然其立淵然其止不
侈衆目而風神自遠有又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而思精
故其為文成奏應用之作傳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天骨叙事
外自為文章才膽而意新故其為詩奇麗愜適章斷句絕餘
思羨溢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略也

陳瑩中了齋集三十卷

晁氏曰陳瓘字瑩中延平人建中靖國初為右司諫嘗移書
責曾布及言蔡京及弟下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
以死靖康中贈諫議大夫自號了翁

陳氏曰汪應辰為集存以為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
已非虛語也又有約論十七卷起戰國至後漢安帝蓋讀通
鑑隨事有所發明也

陳司諫集兩卷

晁氏曰陳祐字純益仙井監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為臺
諫與龔夬任伯雨江公望協力彈擊紹聖姦臣後蔡京用事
廢斥而沒

節孝集二十卷

陳氏曰楚州教授山陽徐積仲車撰治平四年進士以耳聾
不能任事母極孝行義純篤古所謂卓行也東坡謂其詩文
怪而放如玉川子政和中賜謚節孝處士

學易集二十卷

陳氏曰朝奉郎東光劉跋斯立撰忠肅公摯之長子也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元祐初以其父在言路政府不得用紹聖以後復坐黨家連蹇終其身晁景迂志其墓此孫明復右守道之徒為文無所不長宣防宮賦學易堂記世傳誦之

田承君集三卷

陳氏曰太宗正丞陽翟曰書承君撰書樞密况之旌與鄒道鄉善鄒之貶書曰願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道卿集四十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晉陵鄒浩志完撰浩既諫立劉后坐貶徽宗初召還對上首及之獎嘆再三問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臣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

蔡京素忌之使其黨作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得罪其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省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云

婆娑集三十卷

陳氏曰右正言陽翟崔鵬德符撰鵬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瘳疾不能行而卒無子其壻衛昂哀輯其遺文

晁氏曰鵬元符末上書入邪等廢斥幾三十年其為文最長於詩清婉敷腴有唐人風

劉巨濟前漢集五卷

晁氏曰劉涇字巨濟蜀人終於太學博士為文奇怪

李元應跨鼈集五十卷

晁氏曰李新字元應仙井監人早登進士第劉涇嘗薦于蘇子瞻令賦墨竹中占一絕立就坐元符末上書奪官謫置遂州疏落終身跨黿仙井山名也

滿氏昌色集二十卷

晁氏曰滿中行字思復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太學官屢番獄起思復獨不維吏議詔褒之

馮允南集十卷

晁氏曰馮山字允南普州人鄧綰為中丞薦為基官允南力辭不就士論稱之

滴水集四十卷

陳氏曰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二年進士博學有氣節其為熙河漕有旨造戰艦戰車復奏議者之謬以為

兒職遂罷其議時論避之

晁氏景迂集十二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也諱其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上書居邪中等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縉紳高其節行嘗守成州時民訴歲旱公以為十分益蠲其稅轉運使大怒督責甚峻因丐老而歸靖康初以著作即召遷秘書監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俄以論不合去國建炎初終於徽猷閣待制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晁說之以道撰又本止刊前十卷說之平生著述至多兵火散逸其孫子徠哀其遺文得十二卷續廣之為二十卷別本刊前十卷而止者不知何說也劉跋斯

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而此集無之誌其逸者多矣
說之元豐五年進士元祐初蘇文忠范太史曾文昭皆薦之
坐元祐邪等廢棄靖康末始為從官

晁氏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五卷

晁氏曰從父崇福公也登進士第又中宏詞第一元符未上
書居邪等廢斥二十年以朝請即奉祠崇福宮而終故以名
集天才英特為文章立成明潤密緻世以為宜在北門西掖
云

陳氏曰朝請即晁詠之之道撰景迂弟也為作集序詠之初
以蔭為揚州法曹東坡守揚族兄無咎為倅以其文呈東坡
及至揚詠之具參軍禮趨謁坡走下庭携手以上謂坐客曰
此奇才也

晁氏封丘集二十卷

晁氏曰世父封丘府君諱字伯宇鑠聽中進士第黃魯直
嘗薦之於蘇子瞻去晁伯宇謹厚守文元象法從游多長者
其文已能如此年蓋未二十也願一語教戒之子瞻答云晁
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信乎其家多異材也雖然凡文至是
之餘溢為奇偉今晁文涉奇似太早可作朋友切磋之語以
告之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耳後坎壈終身卒官封
丘丞

陶山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山陰陸佃農師撰

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二卷樂府二卷

陳氏曰祠部郎江山毛滂澤民撰滂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詞

文獻卷二百廿七

文獻卷二百廿七

文獻卷二百廿七

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遂有名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集所以名也又嘗知秀州修月波樓為之記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

溪堂集二十卷 陳氏曰臨川謝逸無逸撰

竹友集十卷

陳氏曰臨川謝邁幼槃撰逸從弟也呂居仁題其後曰逸詩似康樂邁詩似玄暉

浮江先生集十六卷 後集三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已恭叔撰十七及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博士太學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博士集序林敏撰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之所自出

故知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江書院

橘林集十六卷 後集十五卷

陳氏曰密州教授石悉敏若撰崇寧壬午以同進士出身中詞科其文彫琢怪奇殊乏醞藉歷卷策問言王金陵配享先聖事謂其以百聖芻豢甘四海口以六經河漢洗四海以九達夷路破四海以萬金良藥起四海病讀之不覺大笑其人與文皆不足道也集僅二冊而卷數如此麻沙坊本往往皆然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龍雲集三十二卷 附錄一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廬陵劉弁偉明饌元豐進士紹聖詞科曾
 慥詩選以比石敏若非其倫也龍雲安福縣鄉名弁所居也
 周平園存略曰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
 遂為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文忠薨於穎公方冠不及
 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其為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
 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會昌尉羅良弼徧求別本增至
 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予嘗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

近先漢已為秦陵簡權詩書亭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以之
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見其才學出處具載李彥
弼誌銘羅氏跋語云

東觀餘論三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伯思右丞黃履之孫吳
園張根之婿於李忠定綱為中外襟袂故忠定誌其墓伯思
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死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言自號雲
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百卷此書止法帖刊誤及序跋古書
書器物故名餘論

北湖集十卷 長短句一卷

陳氏曰直祕閣知魏州富川吳則禮子副撰其父中復以孫
朴薦為御史不求識面臺官者也中復弟幾復嗣復子立禮
及嗣復子審禮皆登科有名譽則禮以父澤入仕晚居豫章
號北湖居士

劉左史集四卷

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
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察官左史晚知
宣州以歿

箕穎集二十卷

陳氏曰穎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
而以滑稽下俚之詞行於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家任伯為
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略見其出處蓋宣和三年始登第郊禮
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閣職詔中書召試仍給事殿中未
幾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啓自叙云蚤預諸生竟叨右列則

未第之前已在西班未知何以也魯造詩選云六舉不第宣
和中詔赴廷試賜第啓中所謂特舉尋微許從俊造慥之言
良是序跋不著其實爾

夷白堂小集二十卷 別集三卷

陳氏曰考功員外郎括蒼鮑慎由欽止撰元祐初以任子試
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即為郎然自是數
坐累官竟不進其父粹始居吳故葬於吳興

青溪集十卷 附錄一卷

陳氏曰楚州教授臨川江革信民撰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
遂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才四十卒
呂原明志其墓碣以道為詞以哀之革嘗有言曰交得菜根
則萬事可做誠名言也

玉谿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
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
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志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

竹隱畸士集四十卷

陳氏曰右文殿修撰韋成趙鼎臣承之撰元祐申科紹聖宏
詞又自號葦溪翁其孫綱立刊于復州本有二十卷刊止四
十卷而代去遂止

後湖集十卷

陳氏曰丹陽蘇庠養直撰其父堅伯固亦有詩名庠以遺澤
畀其子而自放江湖間東坡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得名
僧祖可正平號願可者其弟也庠中子扶亦工詩有清苦之

節序紳之後頌之族

劉給事集五卷

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振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

章貢集二十卷

陳氏曰祕書監李朴先之撰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三十年蔡京欲強致之不屈其教授西京國子監也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於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也

呂吉甫集二十卷

晁氏曰呂惠卿字吉甫閬人王安石執政擢參知政事元祐初謫知福州紹聖後累領藩鎮有莊子解為文長於表奏

後村劉氏曰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少游輩其說以為言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孫滿應序其文謂辭嚴義密追古作者

李淇水集八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大名李清臣韓魏公壻治平二年中制科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其為人亦寬博有度而趣特嗜權利首主紹述之論意規宰相亦卒不知其志

張無盡集三十二卷

晁氏曰張商英字天覺登第調官峽路章惇蔡訪已蜀風采傾動西南峽中部使者憂之日夕謀所以待之之禮曲盡因求辯博之士以備燕談或以天覺姓名告因檄召至夔州惇既至杯酒間果以人材為問部使者即言之惇令召入天覺

不冠服我巾長揖徑就坐左博負氣敢大言天覺輒吐言壓之俾大喜歸而薦于朝由是召用元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出使河東紹聖初擢御史大觀四年長星見蔡京罷相乃拜右僕射盡反京之政召用元祐遷客天下翕然歸重暮年去位靖康初遂與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同日降制加贈官爵賜諡文忠

臨漢隱居集二十卷

晁氏曰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子宣之妻弟幼爽邁能屬文嘗從徐禧晚節卜隱漢上人頗言其倚子宣之勢為鄉里患苦云

梅文安集十五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浦江梅執禮和勝撰執禮死於靖康之禍人固哀其不幸而不知吳革趙子昉之謀執禮實主之事既泄范瓊殺革徐東哲以子昉遺囑虜知執禮預謀以根括金銀為罪問誰為長官意在執禮也安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官也遂俱死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李忠愍集十二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臨洛李若水清卿撰後二卷為附錄其死事時才三十五歲本名若冰以靖康出使改今名詩文雖不多而詩有風度文有氣槩足以知其所存矣

傅忠肅集三卷

陳氏曰待制濟源傅察公晦撰堯俞從孫也宣和七年以吏部郎接伴虜使虜人人寇使人不來為虜驅去幹商不脅使拜不屈見殺周平園序其集謂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

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險韻愈多而愈工

歐陽修撰集六卷

陳氏曰崇仁布衣贈祕閣修撰歐陽徹德明撰徹死年三十一環溪吳沈衷其詩為飄然集三卷而會稽胡衍晉遠取其所上三書併刻之臨川倅解

丁永州集三卷

陳氏曰知永州吳興丁注葆光撰元豐中余中榜進士喜為歌詞世所傳催雪無悶及重午慶清明皆有承平閑雅氣象有女適樂清令富春李素見素實先妣之文父母也

湏山集六十卷

陳氏曰端明毅學士延平黃裳勉仲撰元豐二年進士第一人貴顯於崇觀死於建炎年八十七方三舍法行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守遵祖宗科舉之制世傳以為口實

梁溪集一百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定公昭武李綱伯紀撰父夔進士起家至右文殿修撰黃右丞履之甥也綱娶吳園先生張根之女亦右丞外孫梁溪名集者修撰蘇劄忠定嘗廬墓云

襄陵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尚書右丞襄陵許翰孫老撰元祐三年進士靖康初入西府建炎為丞轄與黃潛善輩不合而去

橫塘集三十卷

陳氏曰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

及下還京之詔景衡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

呂忠穆集十五卷

陳氏曰丞相濟南呂頤浩元直撰後三卷為燕魏雜記古今事卷末言金人亂華始末甚詳

忠正德文集十卷

陳氏曰丞相聞喜趙鼎元鎮撰四字高廟所賜宸翰中語也周平園序畧曰公為中丞上語范宗尹云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事目多寡當否已行即朱銷其下外庭未必知也暨入相虜震合泚決策親征慮無遺策蓋公氣節端方學術純正筆力又過人凡處分軍國機務多其視草然後御劄付外惟

德與文又孰加此

龜山集二十八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撰時及從明道死當建炎四年年八十七於程門最為壽考

尹和靖集一卷 附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撰子漸之孫年十九舉進士策問欲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遂罷舉靖康賜號和靖處士虜陷洛陽閣門遇害死而後蘇門人潛載以逃客涪州以范元長薦入經筵擢列侍從葬會稽山

胡文定公武夷集十五卷

陳氏曰給事中崇安胡安國康侯撰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仕四十年實歷不及三載著春秋傳行於世本喜為文後篤

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指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

致堂序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前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出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述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如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已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為君以義為用以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為効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不一與焉其宏綱大用與義微詞既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於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語猶足以證明往昔昭邈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粗淺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聰明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歟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公文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默堂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延平陳淵知默撰一字幾與了翁之姪孫揚龜山門人紹興初嘗為諫官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文定公長子也本其兄弟初
生棄不舉文定收育之既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為心喪止服
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
變古今所未有也寅宣和進士紹興初已為從官不主和議
秦檜本與其父子有契分竟謫新州檜死北歸歿於岳州

五峯集五卷

陳氏曰右承務郎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不出仕篤意理學
南軒張栻其門人也別本不分卷

王履道初寮集十卷 內制十八卷 外制八卷

晁氏曰王安中字履道貴定人政和中有密薦于上者自監
大乃倉累擢掌內外制後拜太保鎮燕山建炎初貶象州為
文瓌竒高妙最長於制誥李昉入翰林嘗請於上以方今詞
林之式上首尾舉安中之名自號初寮

陳氏曰安中年十四薦于鄉凡四舉乃登第為中同受旨攻
蔡京京子攸入禁口日夕泣涕告于上安中亟改翰苑事遂
止其自政府出守燕京父子排之也然安中之進亦本由梁
師成始東坡帥定武安中未弱冠猶及師事焉未卒業而坡
去其後晁以道為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自言
以新學竊一第為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為學當謹初何患
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聞見多得於以道既貴
顯遂諱晁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矣甚哉籍
湜不畔之難也

雲龕李氏序略曰本朝承五季之後揚劉之學盛于一時其
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之道為世

巨害者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
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王溫潤典
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
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騶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
鑿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初察先生大保
王公自布衣以文稱天下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黿蔡皆
天下第一選司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
旨深竒而不失正雄而不為夸褒勲勞則有帶礪丹青之信
施需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則祥極乎鳳麟申戒飭
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
火之華極其致蓋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燕許
常揚之域若不以體制拘之駸駸乎漢氏矣蓋公天才英邁
筆力有餘於文於詩皆環竒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為世用者
如此自徽宗皇帝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
不謂一代之竒文歟

周平園序略曰公年二十有七游五臺為竹林泉賦以將相
喻泉石格高而意新送某贈大父詩云不論與汝小一月政
自容君數百人專用吾宗公瑾伯仁事致推尊年德之意精
切混成不類少作時方諱言蘇學而公已潛啓其秘鑰文之
徽宗旁求文士召買館閣給札親試驟掌書命由中司入北
門歷二轄其制誥表章詩文大率雅重溫潤而時發秀傑之
語定功繼伐等碑睿謨曲宴百韻詩多出特命上恩與天通
矣萬目睽睽徒謂其鶴鳴九臯而不知奪胎換骨自有仙手
故未嘗以曲學指之今前集四十卷是也中興南渡四海名

勝遷謫避地萃于湖廣而公壻趙奇子辟章又家之游夏大
篇短章更唱迭和既已盡發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
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韻遇險而反夷事積
故而逾新他人瞠乎其後我乃綽有餘裕至如桂柳佛寺諸
記闕深辯麗近坡莫年之作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
誰出公右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

汪彥章浮溪集六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撰四六偶儷之文起於齊
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是
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
以博學富文為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
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
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孫鴻慶序言其文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文從字順體製亦渾
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當大典冊深淳雅健追
配古作所謂常揚燕許諸人皆莫及也

石林總集一百卷 年譜一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紹聖四年進士崇觀
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
執政然才數日而罷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胡文定安國
嘗以其蔡穎南京之政薦于朝謂不當以宿累廢晚兩帥金
陵當兀木臨江移三山平群寇其功不可沒也秦檜秉政欲
令帥蜀辭不行忤檜意以崇慶節度使致仕其居在卞山奇
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既沒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於火石林

二字本出楚辭天問

石林建康集十卷

陳氏曰皆帥建康時詩文其初以所莅官各為一集後其家編次總而合之此集其一也

石林審是集八卷

陳氏曰其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亦已入總集

翟忠惠集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丹陽翟汝文公巽撰汝文制誥古雅多用全句氣格渾厚近世罕及夫人邢氏怒之女居實其弟也長子耆季實邢出好古博文高尚不仕忠惠者私謚也

鴻慶集四十二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晉陵孫覿仲益撰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生元豐辛酉卒乾道已丑蓋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平生出處至不足道也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

周平園序略曰公軼群邁性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煉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靖康時為執法詞臣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耄年為論譏次對親為謝表啓各出新意用事屬詞少壯所不逮

蔡北海集六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北海蔡密禮叔厚撰工於四六秦檜初罷相密禮當制有御筆詞頭藏其家檜再相下台州追索時密禮已死幸不及禍

雲龍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鉅野李邴漢老撰明受之變以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叱責兇渠朝廷賴焉既復辟首擢執政周益公作神道碑言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也朱文公為之序漢老樂靜右史之姪五世祖濤五代時宰相石晉之亂第翰在翰林陷於虜及邴立節於建炎而第鄴守會稽亦隨金人北去世以為異

龜谷集十二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忠敏吳興沈與求必先撰建炎紹興之間歷三院翰苑以至執政嘗奏言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偽無伏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此論前未之及也紹興七年終于位

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

晁氏曰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中進士第宣和中國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晚年詩尤工周葵得其家所藏五百餘篇刊行之號簡齋集

陳氏曰去非其先蓋蜀人東坡所傳陳希亮公弼者其曾祖也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發絕而去非獨以詩名中興後遂顯用

後村劉氏曰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

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
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爭臣謂方臘不能為患直待粘幹耳每陽樓
云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
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
到樵漁五言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
菰蒲聲窮途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
腐儒憂平世况復值甲兵終焉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
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樵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
之上

荆滕先生文集

尚書郎三嵎喻汝礪撰後溪劉氏序略曰靖康之難虜議立
偽楚以絕民望先生捫其膝曰此膝豈可屈哉即日挂冠神
武門遂自號捫膝居士由是名重海內先生之於學不古不
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慝故其於名節不古不止也
既没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嗚呼此豈如時花候禽可悅一
時耳目之比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蓋先生之文一字不肯
苟於下筆每篇率能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不竭
辭既工於理與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其得無傳乎

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

侍郎晁公武子止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國家丙午之變中原
衣冠不南渡則西入于蜀其入于蜀者有能言當時理亂興
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跡歷歷道往事誦京洛之遺風者鮮
矣藉令有之而能達之乎文辭可使耳目尚接乎而後之人
有傳焉者亦又鮮焉昭德晁公蓋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

而明乎得失之跡道往事誦遺風而又能達之乎文辭以傳者也其經事之多嘗艱之久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為未足其荅進士劉興宗書曰僕少時貫穿群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一再終星其勤亦至矣亡得焉反而求之六藝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竒賈生而病其雜也則公之學可觀矣

宇文肅愍公文集

贈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虛中撰後漢劉氏序略曰公羈絕域者十五年而朝廷悉發其家人北去後四年父子謀覺而闔門被禍矣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見稱於當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書而壯之使充是書以往足以追古人而並駕公既亟見用於尚文之日

潤色太平黼藻休烈則余其所謂繫一時所遇而作非公之所欲充而不已者也故公荅曾晦之書云僕長而游太學為科舉所使及得一官又屢為應制代言之文皆非得已而為者去歲得罪杜門于此閑取篋中書史卧而讀之日盡數卷乃知古人之未嘗為文也惟其無意於為文而遇事乃言則其優游舒泰奮迅豪蕩蓋無施而不可昔嘗謂西漢制詔妙絕於元成間而章疏奏對至谷子雲而工極無以復加矣迨今思之則不然惟高帝立長沙王令諸吏善遇高爵及省賦舉賢等詔呂后孝文賜匈奴單于書楚王信以下上尊號相國何等議天子所服此等數篇卓然渾成非司馬相如王褒輩冥搜巧繪所能至也公之此書至論古之人成德為行隱然出處之大致亦非有意於其間又觀所與趙慶長論文書

亦曰不若清明寥邈之為愈也挺臣欲表出其先大父之文
即二書所言余又何加焉

杜起莘文集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起莘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公學術之正
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龜齡大略相似而公奮起孤遠
為尤難余嘗得公奏疏而讀之其言五穀藥石也公卒四十
餘年余守眉陽又得公他文閱之嘆曰善哉窮之言達之行
也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於孟子者歟世
益降士之為文益浮噫無復斯文也已

西山老文集二十四卷

豫章胡直孺少汲黯紹興中仕至刑部尚書孫鴻慶序略曰
公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數十
語表而出之他文稱是筆力雄贍所為賦頌表檄記序銘贊
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

胡承公集十卷 資古紹志集十卷

晁氏曰胡世將字叔公中進士科早受知晁無咎建炎南渡
嘗直學士院終於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為文敏贍溫雅
掌書命頗有能聲喜聚金石刻效歐公集古錄為資古紹志
集序云以成其先人之志故以紹志名其書

陳氏曰文恭公宿之曾孫以兵部侍郎為川陝副宣金甯敗
盟繼吳玠之後經畫守禦以迄和議再成分疆未定死於河
池世將好古博雅有資紹志錄做集古錄跋尾亦見集中謚
忠獻

邵氏集二十卷

晁氏曰 邵溥字澤民進士第靖康初為戶部侍郎上踐祚以
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崇福十二父詩文早
有能聲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

